

我的祖父

施恺

我向来不喜冬日。冬日的太阳时而有力,时而绵软。肃杀的北风总会消磨人的精气。于是,我多数时间便窝在家中,说是萎靡也好,逃避也罢,都是冬日的常见状态。伴随我从童年到青年成长历程的祖父在去年冬日长辞于世,难以适应离别的我,时常会想起与祖父相处的点滴。

多是在阳光下,彼时的我还是一名孩童。放学时候,祖父来接我总是骑着一辆二八大杠(28英寸轮径自行车)。在千禧年初期,这可不算什么稀罕物。或是虚荣心在作祟,我常常涨红了脸,好似吃了什么大亏一样嚷嚷着:不想坐自行车,不要你来接。阳光下,祖父微皱眉头:噢!我们快快走,回到家,你就能坐小汽车啦。二八大杠的轮子加速轮转着,好像在和时间赛跑。

岁至总角,夏天总会去泳池里游泳,我与祖父来去泳池多靠自己的一双脚。我习惯在前面走,祖父上了年岁,双脚也被时间拖慢了,但我一回头总能看到他的身影。县城里的泳池多是无顶的,阳光肆意打在每个人的身上,把脸照得通红,好在泳池的水算得上凉快。祖父习惯于把竹椅子搬过来,坐在救生员的椅子旁边。他看着在水中扑腾的我,好不惬意,脸上总是伴着慈祥的目光,即使当时的我觉得他的陪伴是理所应当,甚至带着些许厌倦。

祖父是一米八的大个子,有着湖蓝色的瞳孔,高挑的鼻梁,饱满的额头,每一处都不似传统的浙江男子形象。一次春节,在与祖父的闲聊中得知,家族中确是有国外血

统。步入青年的我当时的心境算得上欣喜,可算是知道自己的自然卷有迹可循了。

天有不测风云,人有旦夕祸福。五年前的冬天,祖父上下楼梯时,不慎失足摔倒。四年多的时间,他在病榻上一卧不起,一直在与疾病斗争。

那场意外之后,祖父便被牢牢困在方寸病床之上,曾经挺拔的身躯日渐消瘦蜷缩,往日的精气神被病痛一点点磨去。起初,他还清醒,病房里来来往来的至亲,他都能一一辨认。儿女的叮嘱、孙辈的问候,他都听得明白,偶尔还能轻轻应和。我每次去探望,他总能一眼认出我,枯瘦的手微微用力回握,像小时候牵着我那样,带着熟悉的温度。

可病痛从不留情,日子一天天过去,祖父的意识渐渐模糊。他常常望着天花板发呆。再有人来看望,他只会怔怔地看着,眉头轻蹙,努力在记忆里搜寻,却再也叫不出那些熟悉的名字。有时,他会喃喃自语,碎碎念着我童年的琐事,念着旧时的阳光与街巷,却认不出眼前站着的亲人。我站在床边,看着他迷茫的模样,心口像被北风刮过,又冷又涩。那个把我放在心尖上、记得我所有小脾气的祖父,正在被时光慢慢带走。

命运终究留了一抹温柔。在祖父九十岁生日那天,全家人齐聚病房,没有喧闹的宴席,没有繁复的装饰,却满室温情。我们捧着生日蛋糕走进来,烛光轻轻摇曳,映在他脸上。那一刻,祖父的眼神忽然清亮,他缓缓看向围在床边的每一个人,

竟清晰地认出了所有至亲,儿女、孙辈,一个个称呼脱口而出,脸上漾起久违的舒心笑容。我把切好的蛋糕递到他嘴边,他小口小口地吃着,香甜满足。那是我四年来见过他最欢喜的模样。

我总以为这样的温暖能再久一些,可离别来得猝不及防。2025年11月3日,我最后一次去看望祖父。他安静躺着,轻轻啃着自己的手指,神情专注又天真。那副津津有味样子,像极了我刚出生的女儿。他的面容平和,与往日并无二致,眉眼间依旧是我熟悉的慈祥。直到护工为他翻动被子,我才发现他的小腿已经发黑腐烂,触目惊心,心底瞬间涌上难以言说的酸楚与恐慌。

我未曾想,这便是最后一面。

2025年11月6日清晨,冬阳绵软无力,寒风裹着寒意,祖父安静地离开了。他挣脱了五年的病痛折磨,在九十岁这年,平静地走向了永恒。

我庆幸,在他离开前三天,还能见到他孩童般纯粹的模样,记住他最后一刻的安然。

浙江冬日的太阳,依旧时强时弱,只是那个骑二八大杠接我放学、泳池边守我嬉戏、病榻上认得出我的祖父,再也不会出现在阳光下了。

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温暖点滴,没有随离别消散,而是化作最柔软的念想,伴我走过往后的每一个寒冬。或许,离别不是失去,而是把最爱的人,妥帖安放在心底,在每一个有阳光的日子里,轻轻想起,岁岁年年。

好书推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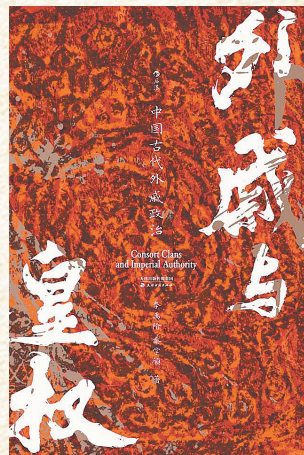


《秦二世必须死》

本书是马伯庸所著长篇历史小说。故事灵感来源于东郡陨石坠落,刻下二世死而地分的惊天谶言这一历史记载,并以此为核心展开叙事。

小说以秦末乱世为背景,讲述了秦朝御史张苍奉命追查陨石谶言,却意外卷入反秦洪流,并与徐福、易水、项缠等六国志士结盟抗争的故事。从博浪沙到太昊祭台,这群六国志士在陈胜吴广起义的烽火中,向秦朝发起行动。有人为野心,有人为复仇,有人为道义,有人只为活下去,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——秦二世必须死。当大秦帝国在赵高乱政与民心尽失中崩塌,他们最终认识到民心的重要性。

作品诠释了昂扬搏击,自强不息的精神,并探讨了民心与天下的主题。



《外戚与皇权：中国古代外戚政治》

著名学者李禹阶、秦学硕合著的《外戚与皇权:中国古代外戚政治》,以宏观的历史视野,撕开家天下的外衣,为我们揭开了外戚政治背后隐藏的皇权底层运作逻辑。

作者穿透历史表象,看见背后隐形的执政者,为世人打开了一扇重新审视古代女性历史地位的独特窗口。外戚的权力根系深埋于后宫,是太后临朝称制,才让兄弟执掌尚书台,是皇后得宠生子,才使父兄飞黄腾达。古代女性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走向政治前台,其家族才随之活跃于历史舞台。这本书打破了传统历史书写对女性的忽视与曲解,重新定义了她们在中国政治史上的分量。

融媒记者 王伟津 整理

记忆里的馄饨

朱佐涛

小时候,我父母在永康城区解放街开有一间百货商店,正对面是新华书店,书店隔壁有一间缙云人开的烧饼馄饨店。

这间馄饨店的面积有点大,房屋是竹篾土坯墙,用茅草盖顶。这种古老的房屋营造出原始的乡野感,散发着独特的烟火味,相比精雕细琢的红墙绿瓦,反而妙趣横生。店老板和老板娘都是缙云人,他们是烧饼馄饨世家,从祖辈起就经营小吃店,其绝活是馄饨。

那里的馄饨玲珑精致,皮薄馅嫩,皮是现擀的,肉是现剁的,且调料讲究,一碗馄饨中加上少许榨菜丁和酥脆的炸面皮,再加上葱花点缀,味美汤鲜,色香味俱全。

那时的馄饨是1角钱一碗,每碗20只,食客也可以花5分钱买半碗,虽然半碗馄饨只有10只,但汤却是整碗的,很是划算。那时,每到下午三点钟左右,我母亲就会到这间馄饨店买半碗馄饨当点心吃。

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,我们永

康城区一条叫西街的巷子内有一间馄饨店,是双店面的。这间店的馄饨远近闻名。3角6分钱一碗的馄饨,足足有30多只,汤很少,皮很厚。由于那时人们的食量都很大,附近很多人都会到这里来吃馄饨。

那时候,我妻子在解放街开了一间服装店,离那间馄饨店很近,我也常带上正在上幼儿园的儿子,一起到这里吃夜宵,乐此不疲。

时至今日,我儿子还会时常说起那里的馄饨,说是一碗馄饨竟有那么多只,如果是现在,我们还吃不完那么一整碗馄饨呢!

到了本世纪初,连续几年中,馄饨的价格一直都稳定在1元钱一碗,而且一碗都是20只。那段时间,很兴古装戏。每天下班后,只要附近有戏,我就会赶戏台前吃上一碗馄饨、一个肉麦饼。一口馄饨一口饼,就着无尽的遐思,喉咙一个滚动,吞咽下去满嘴溢香,然后舔了舔嘴角,余香十足,真是大享口福。于是,我就圆满地解决了一餐美食晚

饭。

时间如白驹过隙,我已完成了人生的几大巨变。馄饨也已从过去的一碗1角钱,先后涨到一碗3角6分钱、1元钱、3元钱、5元钱,已经足足涨了50倍。如今,我们的工资也涨了100倍以上,幸福指数还是提升了不少。

现在,我正在上初中的孙子也特别喜欢吃馄饨。我妻子就经常在家里包馄饨,大家一起吃。还有,我一直习惯在馄饨里加些醋,这样,馄饨就更入味了。

馄饨发展至今,已成为名号繁多的美食小吃,全国各地制作各异,包馅讲究,馅料多样,调料多样,蘸料多样,鲜香味美,深受食客喜爱。

按理说,馄饨应该是一种最普通不过的小吃了。但在我们那个年代,却是一种奢侈食品。每当回想起小时候母亲分给我一只馄饨的情景,我就立马去小吃店买上一碗馄饨解馋,权当是忆苦思甜了。